

李有才板話

趙樹理 著



文学小丛书

李有才板话

赵树理著

9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 899 字数 65,000 开本 787×1092 耗 $\frac{1}{50}$ 印张 $3\frac{2}{25}$ 插页 2

1959年5月北京第2版 195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43000册

定价 (2) 0.23元

前 言

本書是趙樹理早期代表作之一，書中所收的這幾篇小說，都具有通俗簡明的語言，朴素明快的民族風格；生動地反映出，我國民主革命時期老解放區農村的鬥爭生活，土改之後的新氣象。

趙樹理，一九〇六年生于山西省沁水縣一個鄉村。他的家庭由于高利貸的剝削，由中農下降為貧農，因此他連師範學校也沒有讀完。他曾做過高小和初中教員。一九三七年之後，參加了抗日根據地的地方政權工作，曾當過區長。後來又做過幾個報紙副刊的編輯。他自小愛好文藝，尤其是民間戲曲和音樂。不過他專門從事寫作還是一九四三年之後的事。在短短的三年（一九四三——四五年）中，接連寫出“小二黑結婚”、“李有才板話”、“李家庄變遷”等著名作品。

他的主要作品除上述三種外，還有“登記”、“石不爛趕車”，以及長篇“三里灣”等。最近他又完成一部評書體長篇“靈泉洞”。

編 者

目 次

小二黑結婚.....	1
李有才板話.....	26
孟祥英翻身.....	94
地板.....	117
福貴.....	127

小二黑結婚

一 神仙的忌諱

刘家峻有两个神仙，鄰近各村无人不曉：一个是前庄上的二諸葛，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。二諸葛原来叫刘修德，当年作过生意，抬脚动手都要論一論阴阳八卦，看一看黄道黑道。三仙姑是后庄子福的老婆，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頂着紅布搖搖摆摆裝扮天神。

二諸葛忌諱“不宜栽种”，三仙姑忌諱“米爛了”。这里边有两个小故事：有一年春天大旱，直到阴历五月初三才下了四指雨。初四那天大家都搶着种地，二諸葛看了看历書，又掐指算了一下說：“今日不宜栽种。”初五日是端午，他历年就不在端午这天做什么，又不曾种；初六倒是个黄道吉日，可惜地干了，虽然勉强把他的四亩谷子种上了，却沒

有出夠一半。后来直到十五才又下雨，別人家都在地里鋤苗，二諸葛却領着兩個孩子在地里補空子。鄰家有个后生，吃飯時候在街上碰上二諸葛便問道：“老汉！今天宜栽種不宜？”二諸葛翻了他一眼，扭轉頭返回去了，大家就嘻嘻哈哈傳為笑談。

三仙姑有个女孩叫小芹。一天，金旺他爹到三仙姑那里問病，三仙姑坐在香案后唱，金旺他爹跪在香案前听。小芹那年才九岁，晌午做撈飯，把米下进鍋里了，听見她娘哼哼得很中听，站在桌前听了一会，把做飯也忘了。一会，金旺他爹出去小便，三仙姑趁空子向小芹說：“快去撈飯！米爛了！”这句话却不料就叫金旺他爹听見，回去就傳开了。后来有些好玩笑的人，見了三仙姑就故意問別人“米爛了沒有？”

二 三仙姑的来历

三仙姑下神，足足有三十年了。那时三仙姑才十五岁，剛剛嫁給于福，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。于福是个老实后生，不多說一句話，只会在地

里死受。于福的娘早死了，只有个爹，父子两个一上了地，家里就只留下新媳妇一个人。村里的年轻人們觉着新媳妇太孤單，就慢慢自动的来跟新媳妇作伴，不几天就集合了一大羣，每天嘻嘻哈哈，十分闊伙。于福他爹看見不像个样子，有一天发了脾气，大罵一頓，虽然把外人擋住了，新媳妇却跟他鬧起来。新媳妇哭了一天一夜，头也不梳，臉也不洗，飯也不吃，躺在炕上，誰也叫不起来，父子两个沒了办法。鄰近有个老婆替她請了一个神婆子，在她家下了一回神，說是三仙姑跟上她了，她也哼哼唧唧自称吾神長吾神短，从此以后每月初一十五就下起神来，別人也給她燒起香来求財問病，三仙姑的香案便从此設起来了。

青年們到三仙姑那里去，要說是去問神，还不如說是去看圣像。三仙姑也暗暗猜透大家的心事，衣服穿得更新鮮，头髮梳得更光滑，首飾擦得更明，官粉搽得更勻，不由青年們不跟着她轉来轉去。

这是三十来年前的事。当时的青年，如今都已留下鬍子，家里大半又都是子媳成羣，所以除了几个老光棍，差不多都沒有那些閑情到三仙姑那里去

了。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，却偏爱当个老来俏，小鞋也仍要绣花，裤腿上仍要镶边，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，用黑手帕盖起来，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，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。

老相好都不来了，几个老光棍不能叫三仙姑满意，三仙姑又团结了一伙孩子们，比当年的老相好更多，更俏皮。

三仙姑有什么本领能团结这伙青年呢？这秘密在她女儿小芹身上。

三 小 芹

三仙姑前后共生过六个孩子，就有五个没有成人，只落了一个女儿，名叫小芹。小芹当两三岁时候，就非常伶俐乖巧，三仙姑的老相好们，这个抱过来说是“我的”，那个抱起来说是“我的”，后来小芹长到五六岁，知道这不是好话，三仙姑教她说：“谁再这么說，你就說‘是你的姑姑’。”說了几回，果然没有人再提了。

小芹今年十八了，村里的輕薄人說，比她娘年輕時候好得多。青年小伙子們，有事沒事，總想跟小芹說句話。小芹去洗衣服，馬上青年們也都去洗；小芹上樹采野菜，馬上青年們也都去采。

吃飯時候，鄰居們端上碗爰到三仙姑那里坐一會，前庄上的人來回一里路，也并不覺得遠。這已經是三十年來的老規矩，不過小青年們也這樣熱心，却是近二三年來才有的事。三仙姑起先還以為自己仍有勾引青年的本領，日子長了，青年們并不真正跟她接近，她才慢慢看出門道來，才知道人家來了為的是小芹。

不過小芹却不跟三仙姑一樣：表面上雖然也跟大家說說笑笑，實際上却不跟人亂來，近二三年，只是跟小二黑好一點。前年夏天，有一天前晌，于福去地，三仙姑去串門，家里只留下小芹一個人，金旺來了，嘻皮笑臉向小芹說：“這會可算是個空子吧？”小芹板起臉來說：“金旺哥！咱們以後說話要規矩些！你也是娶媳婦大漢了！”金旺撇撇嘴說：“呸！裝什麼假正經？小二黑一來管保你就軟了！有便宜大家討開點，沒事；要正經除非自己鍋底沒有黑！”說着

就拉住小芹的胳膊悄悄說：“不用裝模作樣了！”不料小芹大聲喊道“金旺！”金旺趕緊放手跑出來。一邊還吶念道：“等得住你！”說着就悄悄溜走了。

四 金旺弟兄

提起金旺來，劉家峽沒有人不恨他，只有他一個本家兄弟名叫興旺跟他對勁。

金旺他爹雖是個莊稼人，却是劉家峽一只虎，當過幾十年老社首，捆人打人是他的拿手好戲。金旺長到十七八歲，就成了他爹的好幫手，興旺也學會了幫虎吃食，從此金旺他爹想要捆誰，就不用親自動手，只要下個命令，自有金旺興旺代辦。

抗戰初年，漢奸敵探潰兵土匪到處橫行，那時金旺他爹已經死了，金旺興旺弟兄兩個，給一支潰兵作了內綫工作，引路綁票，講價贖人，又做巫婆又做鬼，兩頭出面裝好人。後來八路軍來，打垮潰兵土匪，他兩人才又回到劉家峽。

山里人本來就胆子小，經過幾個月大混亂，死了許多人，弄得大家更不敢出頭了。別的大村子都

成立了村公所、各救会、武委会，刘家峻却除了县府派来一个村长以外，谁也不愿意当干部。不久，县里派人来刘家峻工作，要选举村干部，金旺跟兴旺两个人看出这又是掌权的机会，大家也巴不得有人愿干，就把兴旺选为武委会主任，把金旺选为村政委员，连金旺老婆也被选为妇救会主席，其他各干部，硬捏了几个老头子出来充数。只有青抗先队长，老头子充不得。兴旺看见小二黑这个小孩子漂亮好玩，随便提了一下名就通过了，他爹二诸葛虽然不愿，可是惹不起金旺，也没有敢说什么。

村长是外来的，对村里情形不十分了解，从此金旺兴旺比前更厉害了，只要瞞住村长一个人，村里人不论那个都得由他两个调遣。这几年来，村里别的干部虽然调换了几个，而他两个却好像铁桶江山。大家对他两个虽是恨之入骨，可是谁也不敢说半句话，都恐怕扳不倒他们，自己吃虧。

五 小二黑

小二黑，是二诸葛的二小子，有一次反“扫荡”

打死过两个敌人，曾得到特等射手的獎勵。說到他的漂亮，那不只在刘家蛟有名，每年正月扮故事，不論去到那一村，婦女們的眼睛都跟着他轉。

小二黑沒有上过学，只是跟着他爹識了几个字。当他六岁时候，他爹就教他識字。識字課本既不是五經四書，也不是常識國語，而是从天干、地支、五行、八卦、六十四卦名等学起，进一步便学些“百中經”、“玉匣記”、“增刪卜易”、“麻衣神相”、“奇門遁甲”、“阴阳宅”等書。小二黑从小就聰明，像那些算屬相、卜六壬課、念大小流年或“甲子乙丑海中金”等口訣，不几天就都弄熟了，二諸葛也常把他引在人前卖弄。因为他長得伶俐可愛，大人們也都愛跟他玩；这个說：“二黑，算一算十岁屬什么？”那个說：“二黑，給我卜一課！”后来二諸葛因为說“不宜栽种”誤了种地，老婆也埋怨，大黑也埋怨，庄上人也都傳为笑談，小二黑也跟着这事受了許多奚落。那时候小二黑十三岁，已經懂得好歹了，可是大人們仍把他当成小孩来玩弄，好跟二諸葛开玩笑的，一到了家，常好对着二諸葛問小二黑道：“二黑！算算今天宜不宜栽种？”和小二黑年

紀相仿的孩子們，一跟小二黑生了氣，就連聲喊道：

“不宜栽種不宜栽種……”小二黑因為這事，好幾個月見了人躲着走，從此就和他娘商量成一氣，再不信他爹的鬼八卦。

小二黑跟小芹相好已經二三年了。那時候他才十六七，原不過在冬天夜長時候，跟着些閑人到三仙姑那里湊熱鬧，後來跟小芹混熟了，好像是一天不見面也不能行。后庄上也有人願意給小二黑跟小芹做媒人，二諸葛不願意，不願意的理由有三：第一小二黑是金命，小芹是火命，恐怕火剋金；第二小芹生在十月，是個犯月；第三是三仙姑的聲名不好。恰巧在這時候彰德府來了一伙難民，其中有個老李帶來個八九歲的小姑娘，因為沒有吃的，願意把姑娘送給人家逃個活命。二諸葛說是個便宜，先問了一下生辰八字，掐算了半天說：“千里姻緣使絳牽”，就替小二黑收作童養媳。

雖然二諸葛說是千合適萬合適，小二黑却不認賬。父子倆吵了幾天，二諸葛非養不行，小二黑說：“你願意養你就養着，反正我不要！”結果雖把小姑娘留下了，却到底沒有說清楚算什麼關係。

六 斗 爭 會

金旺自从碰了小芹的釘子以后，每日怀恨，总想設法报一报仇。有一次武委会訓練村干部，恰巧小二黑发瘡疾沒有去。訓練完毕之后，金旺就向兴旺說：“小二黑是裝病，其实是被小芹勾引住了，可以斗爭他一頓。”兴旺就是武委会主任，从前也碰过小芹一回釘子，自然十分贊成金旺的意見，并且又叫金旺回去和自己的老婆說一下，发动妇救会也斗爭小芹一番。金旺老婆現任妇救会主席，因为金旺好到小芹那里去，早就恨得小芹了不得。現在金旺回去跟她說要斗爭小芹，这才是巴不得的机会，丟下活計，馬上就去布置，第二天，村里开了两个斗爭会，一个是武委会斗爭小二黑，一个是妇救会斗爭小芹。

小二黑自己沒有錯，当然不承認，嘴硬到底，兴旺就下命令，把他捆起来送交政权机关处理。幸而村長腦筋清楚，劝兴旺說：“小二黑发瘡是真的，不是裝病，至于跟別人恋爱，不是犯法的事，不能捆人家。”兴旺說：“他已是有了女人的。”村長說：

“村里誰不知道小二黑不承認他的童養媳。人家不承認是對的；男不過十六女不過十五，不到訂婚年齡。十來歲小姑娘，長大也不會來認這筆賬。小二黑滿有資格跟別人戀愛，誰也不能干涉。”興旺沒話說了，小二黑反要問他：“無故捆人犯法不犯？”經村長雙方勸解，才算放了完事。

興旺還沒有離村公所，小芹拉着婦救會主席也來找村長，她一進門就說：“村長！捉賊要賊，捉奸要雙，當了婦救會主席就不說理了？”興旺見拉着金旺的老婆，生怕說出這事與自己有關，趕緊溜走。後來村長問了問情由，費了好大一會唇舌，才給她們調解開。

七 三仙姑許親

兩個鬥爭會開過以後，事情包也包不住了，小二黑也知道這事是合理合法的，索性就跟小芹公開商量起來。

三仙姑却着了急。她跟小芹雖是母女，幾年來却不對勁。三仙姑愛的是青年們，青年們愛的是

小芹。小二黑这个孩子，在三仙姑看来好像鲜果，可惜多一个小芹，就沒了自己的份兒。她本想早給小芹找个婆家推出門去，可是因为自己声名不正，差不多都不願意跟她結亲。开罢斗争会以后，风言风語都說小二黑要跟小芹自由結婚，她想要真是那样的話，以后想跟小二黑說句笑話都不能了，那是多么可惜的事，因此托东家求西家要給小芹找婆家。

“插起招軍旗，就有吃粮人。”有个吳先生是在閩錫山部下当过旅長的退職軍官，家里很富，才死了老婆。他在奶奶庙大会上見過小芹一面，願意續她，媒人向三仙姑一說，三仙姑当然願意。不几天过了礼帖，就算定了，三仙姑以为了却一宗心事。

小芹已經和小二黑商量得差不多了，如何肯听她娘的話！过礼那一天，小芹跟她娘鬧起来，把吳先生送来的首飾綢緞扔下一地。媒人走后，小芹跟她娘說：“我不管！誰收了人家的东西誰跟人家去！”

三仙姑愁住了，睡了半天，晚飯以后，說是神上了身，打了兩個呵欠就唱起来。她起先責备于福管不了家，后来說小芹跟吳先生是前世姻緣，还唱些什么“前世姻緣由天定，不順天意活不成……”。